

# 流动人口的风险性行为

## ——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资本因素探析

杨 博 李树茁 伊莎贝尔·阿塔尼

**摘 要** 社会经济地位(SES)和社会资本能够对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围绕西部地区性别失衡与婚姻挤压情景下的男性流动人口,探讨SES和社会资本对于风险性行为参与的影响。研究通过性与生殖健康问卷调查的数据描述,解读了SES差异下的风险性行为参与状况;运用序次回归分析,讨论了SES和社会资本对于风险性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SES与社会资本对大龄未婚男性的风险性行为会产生显著影响;而对已婚人群的商业性行为有显著影响,对无保护性行为的影响不明显。因而,SES和社会资本是性别失衡情境下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发生风险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上述风险因素的明确也有助于为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策略启示。

**关键词** 流动人口; 风险性行为; 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 G92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5)01-0091-09

**作者简介** 杨博,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博士生,西安710049;李树茁,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西安710049;伊莎贝尔·阿塔尼,法国国立人口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国巴黎75980

### 一、引言

当前中国存在性别歧视和性别不平等现象,出生人口中女孩偏少,造成婚姻市场中经济条件较差的男性,在女性缺失的环境中面临婚姻挤压<sup>①</sup>,这部分人群也被称为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中国农村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普遍缺乏性活动<sup>②</sup>,婚姻挤压的后果开始逐渐出现在性与生殖健康层面。另一方面,来自于农村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存在风险倾向,特别是风险性行为趋势较多<sup>③</sup>。流动中的大龄未婚男性已经面临的婚姻性生活短缺,进入城市后的性活动机会逐渐增多,风险性行为趋势已经开始出现<sup>④</sup>。

随着社会经济地位(social economic status,

SES)提升,流动人口的行为会随着外在条件改善而变化<sup>⑤⑥</sup>。在性与生殖健康层面,收入增加为参与商业性行为提供了物质支持;而社会地位的改善也可能导致流动人口更容易参与风险行为。因而性压抑中的大龄未婚男性,流动经历中的SES改善很可能成为风险性行为的重要助推因素。然而,SES只能解释对风险行为的部分影响<sup>⑦</sup>,SES也可能与其他因素共同对行为产生影响<sup>⑧</sup>。因此,有学者将社会关系等社会资本要素纳入讨论<sup>⑨</sup>,用于讨论SES及社会资本对健康风险的影响,因为社会关系信任、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社会规范的缺乏是流动人口出现犯罪等失范现象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SES能够帮助流动农民工改善社会资本,从而减少越轨行为的发生。

因此,研究流动人口风险行为不仅需要从 SES 视角,也需要结合社会资本进行分析和讨论<sup>⑩</sup>。在公共政策层面,针对流动人口 SES 变化以及社会资本缺失进行应对干预也是预防流动人口行为失范的重要措施<sup>⑪</sup>。本研究以婚姻挤压下的男性流动人口为对象,研究 SES 和社会资本视对于风险性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将关注以下研究问题:(1) SES 差异下的流动人群风险性行为趋势;(2) 流动人口的 SES 是否对风险性行为产生影响?(3) 社会资本是否构成风险性行为的影响因素?

## 二、研究设计

### (一) 分析框架

社会经济地位(Social Economic Status, SES)是社会成员凭借收入和其他社会资源进行社会参与和交往的基础。经典 SES 测量主要包含对于教育和收入二元因素的探讨,中国学者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特点进行了综合,形成 SES 综合指标。除了客观条件以外,主观感知也被看作是 SES 的指标之一<sup>⑫</sup>,反映出 SES 的测量日益强调主体自我认知。在人口健康领域,SES 会影响个体行为方式,进而导致多样化后果<sup>⑬</sup>。较低 SES 会明显增大个人健康风险,同时也会对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sup>⑭⑮</sup>。在性与生殖健康层面,流动人口风险性行为主要是多性伴侣行为和商业性行为<sup>⑯</sup>,风险主要源于上述行为中较低的安全套使用率<sup>⑰</sup>。风险性行为与流动人口的收入、教育等 SES 存在显著关联,城市经历中的低 SES 群体更容易发生上述风险性行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收入是影响流动人口风险性行为的首要因素;同时,高教育水平能够提升个体风险防范意识从而减少风险性行为,但是未婚流动人口却会随着教育提高而更多地参与商业性行为。此外,SES 与流动人口性传播疾病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低 SES 个体更容易由于缺少医疗资源而感染 HIV 或 STIs。不过,SES 主观感知是否具有影响尚未得知。

另一方面,社会资本是个体和组织在社会中拥有的基本资源,包含了结构型、认知型、关系型

三类<sup>⑱</sup>。结构性社会资本反映了正式组织对个人资源产生的影响,而认知型社会资本则是带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个人资源存量;关系型社会资本则是个人交际网络中的资源。中国流动人口的多数构成是农村体力劳动者即农民工,正式组织约束力相对较弱,他们的社会资本是包含个体社会联系、信任以及文化价值共享等特征的社会资源网络<sup>⑲</sup>,更多带有认知型和关系型特征<sup>⑳㉑</sup>。针对流动人口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一般是通过社会网络规模和社会交往强度判断社会资本存量,例如将家庭情感支持、朋友关系数量等纳入社会资本测量<sup>㉒</sup>,也包括个人与家庭朋友的关系、信息交流、信任、参与等。由于中国的“人情社会”特征,中国弱势群体的 SES 与社会资本存在显著关联<sup>㉓</sup>。农民工社会资本主要是老乡、血缘等关系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增多往往伴随 SES 提升<sup>㉔</sup>。此外,家庭背景或者出生地这样的初始社会资本与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的 SES 变化存在相关性。较差的 SES 往往与社会资本劣势相关联,导致个体面临健康风险<sup>㉕</sup>。因此,SES 及其相关联的社会资本成为影响弱势群体生存和健康的双重因素<sup>㉖</sup>。

性别失衡下的大龄未婚男性,由于较差的 SES 和较少的社会资本而面临婚姻挤压,成为婚姻市场的弱势群体。农村中的该人群由于被迫失婚而承受着性行为缺失,流动经历带来的 SES 和社会资本变化将有可能强化他们的风险性行为倾向。因此,中国流动人口,特别是婚姻挤压下的大龄未婚男性,他们的 SES 及社会资本存量很可能对生殖健康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从 SES 和社会资本视角入手,分析性别失衡下流动人口的风险性行为影响因素。本文将研究对象区分为大龄未婚男性与已婚男性两类群体;一些特殊群体例如离婚、丧偶或者有伴侣而尚未登记的男性,他们的性行为经历与受到婚姻挤压的大龄未婚男性存在本质差异,因此也划归为已婚群体中。由于居住形式的差异,已婚群体区分为已婚独自流动者和与伴侣一起流动者。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图 1 所示的分析框架。由于安全套使用在预防生殖健康风险中具有显著效用,加上商业性行为中不

使用安全套的情况较多,因此本研究将商业性行为以及无保护性行为作为风险性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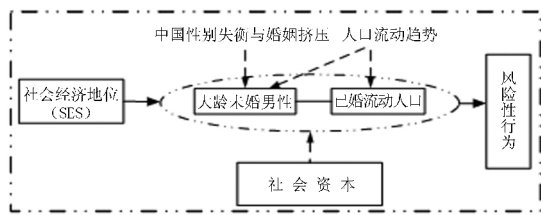


图1 分析框架

## (二) 数据方法

本研究参考已有的性与生殖健康问卷及量表<sup>27</sup>,设计了“男性流动人口性与生殖健康调查”问卷;在此基础上,以“面访专家(CAPI)”软件为工具,将问卷数码化,通过笔记本问卷形式进行数据收集。调查地点位于中国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城市西安,调查时间为2009年12月-2010年1月。乡村调查经验表明,28-30岁以上的失婚男性很可能成为成婚困难的被动失婚群体<sup>28</sup>。因此,本研究将28岁作为样本抽样的年龄界限,包括了未婚人群和已婚人群。由于劳务市场对于务工人员没有固定的登记信息,建筑工地负责机构也拒绝提供工人信息,因此本文的抽样策略只能采取方便抽样。首先,研究人员在西安市选取了三个大型劳务市场,在调查期内每个周末进行样本抽样,上述三个劳务市场位于城市主要开发区域,代表了西安城区内的主要流动人口聚集地。研究者将调查工具运送至劳务市场内,选取安静、人流量少的区域并用分隔物隔离,为答题者提供安静的答题环境。与此同时,研究者还在3个大型建筑工地工人聚居板房,挑选安静房间作为调查场所。由于调查内容是性与生殖健康等敏感信息,为了保证答题者真实回答,在调查开始前,调查人员对答题者进行电脑操作培训后,不再与答题者近距离沟通,仅负责保障调查区域免收干扰,只在答题者面临电脑操作困难的时候进行协助。

本文最终收集到总样本948个。已有研究认为30岁是婚姻挤压较为突出的年龄<sup>29</sup>,本文选取30岁以上的男性流动人口样本843个,通过stata11.0进行统计分析。首先通过描述统计判断流动人口风险性行为在SES中的差异。其次,分别建立商业性行为logistic回归模型和无保护性行

为Ologit回归模型,探讨SES是否是流动人口风险性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而在上述模型中纳入社会资本变量,探讨社会资本是否对风险性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中样本概况及主要测量指标如表1所示。

## 三、结果与讨论

### (一) 流动人口SES差异下的风险性行为参与

表2是SES差异下的商业性行为差异分析。可以看到从婚姻角度和收入水平上看,大龄未婚男性与有伴侣男性相比差异显著。大龄未婚男性中等收入水平更容易参与商业性行为,而有伴侣男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商业性行为参与较少。已婚独自流动男性中的低收入群体具有较高的商业性行为比例。因此在流动人口中,中等收入的大龄未婚男性与低收入已婚男性是商业性行为参与的主体人群。因此,大龄未婚男性随着收入提高而发生商业性行为的现象较为突出。相反,较高收入的大龄未婚男性商业性行为比例最低,这很可能是因为较高收入群体能够通过流动增加收入从而获取更多的成婚资本。本次调查样本的商业性行为在教育水平上没有明显差异。初中水平的大龄未婚男性有三成有过商业性行为经历,高于其他教育水平人群的参与;与伴侣一起流动男性也存在这种情况;而已婚独自流动人群中,小学文化者参与比例最高。一般而言,更高的教育水平往往有较好的自我保护意识,但是大龄未婚男性中,初中群体并没有比小学群体更少参与,因而大龄未婚男性的风险参与并没有受到教育水平影响。经济自我感知不同的大龄未婚男性,商业性行为存在显著差异。自我感知好的大龄未婚男性,超过50%的人有过商业性行为,高于所有人群之首;已婚独自流动的人中,较好的经济感知同样会出现较高的商业性行为参与情况;相反,在同伴一起流动的男性中,经济感知差的人商业性行为参与率更高。因此,较高经济感知所体现出的经济收入变化再次证明了大龄未婚男性和独自流动男性会随着收入增加而更多的参与商业性行为。

表1 变量信息

变量	定义	百分比/均值	Min/Max
目前为止是否有过性生活	有 = 0	724(83.9%)	0/1
	没有 = 1	119(14.1%)	
性生活频率	过去一年每月的性生活次数	3.20(6.67)	0/30
性伴侣数量	过去一年性伴侣的数量	0.77(1.68)	0/10
目前为止的商业性行为经历	有过 = 0;	155(18.4%)	0/1
	没有 = 1;	688(81.6%)	
无保护性行为频率(过去一年)	过去一年商业性行为次数	4.10(1.95)	0/6
	(1 = 从来没有; 5 = 经常有)	3.64(1.21)	
年龄	30 - 39 岁 = 0;	388(46.0%)	0/1
	40 岁及以上 = 1	455(54.0%)	
婚姻状况	从未结婚 = 0	88(10.4%)	0/2
	已婚独自流动 = 1	576(68.3%)	
	与伴侣一起流动 = 2	179(21.3%)	
流动时间	流动进入本地区的时间(年)	17.64(8.18)	0/30
社会经济地位(SES)			
月收入	1000 元以下(低) = 0	313(37.1%)	0/2
	1000 - 1500 元(中等) = 1	270(32.0%)	
	> 1500 元以上(高) = 2	260(30.9%)	
主观经济感知	差 = 0	343(40.7%)	0/2
	一般 = 1	356(42.2%)	
	好 = 2	144(17.1%)	
教育	小学及以下 = 0	159(18.9%)	0/2
	初中 = 1	485(57.5%)	
	高中及以上 = 2	199(23.6%)	
社会资本			
初始社会资本	14 岁时居住地: 0 = 乡村	720(85.4%)	0/1
	1 = 城镇	123(14.6%)	
社会关系规模	有多少个可以谈性的朋友	2.59(0.16)	0/30
社会关系影响	0 = 没影响	698(82.8%)	0/2
	1 = 一般	118(14.0%)	
	2 = 有影响	27(3.2%)	

数据来源 “西安市流动人口性与生殖健康”问卷调查。

表2 SES 下的商业性行为参与

收入	大龄未婚男性			已婚独自流动男性			与伴侣一起流动男性		
	低	中等	高	低	中等	高	低	中等	高
	N = 54	N = 24	N = 10	N = 194	N = 195	N = 187	N = 65	N = 51	N = 63
有商业性行为	22.2%	41.7%	20.0%	21.7%	13.3%	15.5%	21.5%	17.7%	17.5%
X <sup>2</sup> 检验	ns			*			ns		
X <sup>2</sup> 检验(未婚/已婚)				**					
教育	< = 小学	初中	> = 高中	< = 小学	初中	> = 高中	< = 小学	初中	> = 高中
	N = 32	N = 39	N = 17	N = 95	N = 345	N = 136	N = 32	N = 101	N = 46
有商业性行为	25.0%	30.3%	23.5%	18.9%	15.9%	17.6%	15.6%	19.8%	19.6%
X <sup>2</sup> 检验	ns			ns			ns		
X <sup>2</sup> 检验(未婚/已婚)				ns					
主观感知	差	一般	好	差	一般	好	差	一般	好
	N = 51	N = 21	N = 16	N = 221	N = 257	N = 98	N = 71	N = 78	N = 30
有商业性行为	15.7%	33.3%	56.3%	16.3%	16.3%	19.4%	22.5%	16.7%	16.7%
X <sup>2</sup> 检验	***			ns			ns		
X <sup>2</sup> 检验(未婚/已婚)				ns					

数据来源 “西安市流动人口性与生殖健康”问卷调查。

注: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nsp > 0.05。

表3是有过商业性行为的男性中,SES差异下的商业性行为情况。方差分析表明,大龄未婚男性与已婚男性之间,在收入差异中的商业性行为频率明显不同。首先,随着收入增加,大龄未婚男性的商业性行为频率逐渐增加;其次,已婚独自流动男性与大龄未婚男性情况完全相反,收入增加伴随商业性行为频率的降低。因此,在收入增加的基础上,大龄未婚男性是商业性行为的主要参与者。在农村地区婚姻挤压条件下,大龄未婚男性缺乏性行为的参与渠道,城市中商业性行为的机会和途径都明显增多,因此大龄未婚男性再流动中实质上找到了性活动参与的直接途径。在教育差异上,初中大龄未婚男性商业性行为频率

最高,高中教育者和小学教育者很少;其他两类人群都随着教育水平上升,商业性行为频率逐步降低。由于初中人群是本次调查样本的主流人群,因此在这一层次的商业性行为者很多。已婚人群中小学教育者的商业性行为较多,但是低教育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往往也很低,因此已婚人群的商业性行为可能并不是收入增加带来的后果。在主观感知层面,大龄未婚男性差异不明显,但是依然比已婚人群的商业性行为频率高。主观感知的差异在已婚人群中较为复杂,独自流动的已婚者主观感知较差的人风险更高,而和伴侣一起流动的已婚者则是主观感知好的人风险更高。

表3 SES下的商业性行为次数

收入	大龄未婚男性			已婚独自流动男性			与伴侣一起流动男性		
	低	中等	高	低	中等	高	低	中等	高
	N = 33	N = 16	N = 5	N = 176	N = 174	N = 164	N = 56	N = 50	N = 54
次数(过去一年)	2.26	2.88	2.9	1.1	0.62	0.84	0.9	0.45	1.27
方差检验		ns			ns			ns	
方差检验(未婚/已婚)	**								
教育	< =小学	初中	> =高中	< =小学	初中	> =高中	< =小学	初中	> =高中
	N = 20	N = 26	N = 8	N = 85	N = 306	N = 123	N = 24	N = 95	N = 41
次数(过去一年)	1.9	3.06	2.19	1.02	0.88	0.66	1.56	0.67	0.99
方差检验		ns			ns			ns	
方差检验(未婚/已婚)				***					
主观感知	差	中等	好	差	中等	好	差	中等	好
	N = 12	N = 10	N = 32	N = 88	N = 240	N = 186	N = 27	N = 70	N = 63
次数(过去一年)	2.42	2.6	2.5	1.05	0.98	0.59	0.43	0.91	1.05
方差检验		ns			ns			ns	
方差检验(未婚/已婚)				**					

数据来源 “西安市流动人口性与生殖健康”问卷调查。

注:\*\*\*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ns p > 0.05。

表4是SES差异下的无保护性行为频率,分值越大,频率越高。对于已婚人口或者有伴侣者的安全套使用频率并不高,因而大龄未婚男性与已婚男性之间的无保护性行为频率在SES各层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大龄未婚男性是商业性行为参与的高危人群,安全套使用将是他们生殖健康自我保护的必要措施。表4的信息表明,高收入

的大龄未婚男性无保护性行为频率最高,而高收入者的商业性行为风险也最高,因而风险较为突出。高中教育的大龄未婚男性无保护性行为频率最高,大龄未婚男性显现出较高的风险趋势;在主观感知层面,经济感知好的大龄未婚男性,无保护性行为多于其他同类人群。因此,他们成为商业性行为和与无保护性行为风险中的主要群体。

表 4 SES 下的无保护性行为频率

	大龄未婚男性			已婚独自流动男性			与伴侣一起流动男性		
	低	中等	高	低	中等	高	低	中等	高
收入	N = 33 3.06	N = 16 3.19	N = 5 3.4	N = 176 3.66	N = 174 3.79	N = 164 3.69	N = 56 3.64	N = 50 3.84	N = 54 3.31
方差检验	ns			ns			*		
方差检验(未婚/已婚)				*					
教育	< = 小学 N = 20 3.05	初中 N = 26 3.08	> = 高中 N = 8 3.5	< = 小学 N = 85 3.74	初中 N = 306 3.71	> = 高中 N = 123 3.72	< = 小学 N = 24 3.33	初中 N = 95 3.68	> = 高中 N = 41 3.54
方差检验	ns			ns			ns		
方差检验(未婚/已婚)				***					
感知	差 N = 12 2.58	中等 N = 10 2.6	好 N = 32 3.5	差 N = 88 3.49	中等 N = 240 3.73	好 N = 186 3.81	差 N = 27 3.44	中等 N = 70 3.59	好 N = 63 3.67
方差检验	*			ns			ns		
方差检验(未婚/已婚)				***					

数据来源 “西安市流动人口性与生殖健康”问卷调查。  
注: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nsp > 0.05。

(二) 流动人口风险性行为影响因素: SES 与社会资本

商业性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如表 5 所示。在模型 1a 中,SES 主观感知能够显著影响大龄未婚男性,经济感知好的人,发生商业性行为的几率要低于其他群体;与此同时,青少年成长于城镇区域的大龄未婚男性,商业性行为几率较高。经济感知好的群体可能对于未来婚姻还具有期待,因而对于个人行为更为控制,对于成婚资本的积攒也更为积极;另一方面,城市成长经历可能更容易使得大龄未婚男性在个体行为倾向上具有较高的自主意识。模型 2a 和模型 2b 中,收入是影响已婚独自流动群体商业性行为的重要因素,收入越高,越容易参与商业性行为。相反,在性话题上受到周围人群显著影响的人,商业性行为参与几率显著下降。因此社会资本对于已婚独自流动者的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已婚独自流动者一般有着较高的返乡频率,因而可能更看重的社会行为规范。另外,有关性与生殖健康信息的传播也使得流动人口对商业性行为健康风险的认识不断提高,因而减少风险参与。模型 3a 和模型 3b 中,与配偶一起流动的男性,他们的商业性行为参与仅仅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其中青少年城市成长经历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与已婚独自流动群体一样,在性话题中能够受到周围人群影响的与配偶一起流

动男性,商业性行为参与几率也明显降低。因此,已婚人口可能是在较多的社会资本中感受到较强的道德规范,商业性行为参与也相对较少。

无保护性行为的影响分析如表 6 所示。在模型 4a 和模型 4b 中,经济感知越好,大龄未婚男性使用安全套的频率就会显著上升,这可能与安全套获得能力的提高和更好的生活预期相关联。另外,具有城镇成长经历的大龄未婚男性,安全套使用频率也相对较高,这也可能源于城市经历中生殖健康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得到了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在性话题中受到朋友影响的人,无保护性行为频率显著上升,可以预测大龄未婚男性可能面临同类人群内的风险氛围。在模型 5a 和模型 5b 中,已婚独自流动男性出现了与前者相反的现象,即谈论性话题的社会关系数量越多,安全套使用频率越高,无保护性行为频率显著下降。因此,已婚人群的社会资本中具有较多的风险规避氛围,而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资本中具有较多的风险鼓励氛围。另外,已婚独自流动男性随着流动经历的增加,无保护性行为几率出现下降,可能是因为独自流动者在城市中的非婚姻性行为较多,自我保护意识增强的结果。与伴侣一起流动者中,只有收入相对高和教育水平高的群体具有安全套使用倾向,这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避孕而非风险防范。

表5 SES与资本对商业性行为参与的影响

影响因素	大龄未婚男性 (N = 88)		已婚独自流动男性 (N = 576)		与伴侣一起流动男性 (N = 179)	
	是否参与过商业性行为 (参考项: 无)		是否参与过商业性行为 (参考项: 无)		是否参与过商业性行为 (参考项: 无)	
	Model1a Exp( b)	Model1b Exp( b)	Model2a Exp( b)	Model2b Exp( b)	Model3a Exp( b)	Model3b Exp( b)
收入 1000 - 1500 <sup>a</sup>	-0.642	-0.774	0.616**	0.658**	0.24	0.322
1500 元以上	-0.357	-0.879	0.568**	0.592**	0.144	0.224
教育: 初中 <sup>b</sup>	-0.476	-0.585	0.087	0.081	-0.3	-0.398
高中及以上	0.880	1.329	-0.197	-0.095	-0.252	-0.092
感知: 一般 <sup>c</sup>	-0.976	-1.083	-0.144	-0.197	0.306	0.498
好	-2.370***	-3.777***	-0.304	-0.308	0.305	0.287
来源地: 城镇 <sup>d</sup>		2.515**		0.233		-1.250**
社会关系数量		-0.026		-0.029		-0.048
关系影响力: 一般 <sup>e</sup>		-0.638		-0.576*		1.481*
有影响		-1.615		-1.223**		0.599
年龄	0.0221	0.070	0.047**	0.048**	0.018	0.030
流动时间	-0.012	-0.032	0.011	0.01	-0.005	-0.017
N	88	88	576	576	179	179
Pseudo R2	0.143	0.237	0.03	0.051	0.009	0.063

数据来源 “西安市流动人口性与生殖健康”问卷调查

注: \*\*\* p &lt; 0.001; \*\* p &lt; 0.01; \* p &lt; 0.05。

a: 参考项(少于1000元) b: 参考项(小学及以下) c: 参考项(差) d: 参考项(乡村) e: 参考项(无影响)

表6 SES与资本对无保护性行为参与的影响

影响因素	大龄未婚男性 (N = 88)		已婚独自流动男性 (N = 576)		与伴侣一起流动男性 (N = 179)	
	无保护性行为频率		无保护性行为频率		无保护性行为频率	
	Mode 4a B	Model4b B	Model5a B	Model5b B	Model6a B	Model6b B
收入 1000 - 1500 <sup>a</sup>	0.423	0.386	0.042	0.054	0.648*	0.668*
1500 元以上	0.195	0.378	0.002	0.032	-0.406	-0.333
教育: 初中 <sup>b</sup>	-0.027	0.367	-0.151	-0.164	1.015***	1.101***
高中及以上	-0.489	-0.317	-0.24	-0.227	0.638	0.734*
感知: 一般 <sup>c</sup>	-0.99*	-1.054*	0.148	0.128	-0.044	-0.041
好	-0.036	0.556	-0.124	-0.111	0.193	0.226
来源地: 城镇 <sup>d</sup>		-1.698***		-0.247		-0.18
社会关系数量		0.054		-0.033**		-0.013
关系影响力: 一般 <sup>e</sup>		0.417		0.166		-0.279
有影响		1.952*		-0.226		-1.072
年龄	-0.053	-0.097**	0.054***	0.054***	0.041	0.041
流动时间	-0.03	-0.016	-0.031***	-0.032***	-0.028	-0.028
N	88	88	576	576	179	179
Pseudo R2	0.039	0.091	0.011	0.015	0.034	0.039

数据来源 “西安市流动人口性与生殖健康”问卷调查。

注: \*\*\* p &lt; 0.001; \*\* p &lt; 0.01; \* p &lt; 0.05

a: 参考项(少于1000元) b: 参考项(小学及以下) c: 参考项(差) d: 参考项(乡村) e: 参考项(无影响)

#### 四、结论

本文将性别失衡和婚姻挤压社会情景纳入分析,揭示了中国流动人口风险性行为中的SES因素和社会资本因素,特别是通过区分大龄未婚男性、已婚独自流动男性以及与伴侣一起流动男性等,有助于判断不同婚姻地位和不同流动形势下的生殖健康风险。

SES对大龄未婚男性风险性行为产生影响。收入提高伴随着商业性行为的增加;而经济感知越好,商业性行为相对越少,无保护性行为的频率也显著降低。青少年阶段有过城市经历的大龄未婚男性自我保护意识较强,商业性行为相对减少,无保护性行为概率显著降低。相反,一直生活在农村环境中的大龄未婚男性,流动进入城市后的商业性行为明显增加。同时,较低社会资本往往导致社会信息缺乏,造成自我保护意识不高,安全套使用率也很低。因此,社会资本差的大龄未婚男性,SES变化更容易对风险性行为起到促进作用。

SES对已婚独自流动男性的风险性行为产生影响。收入越高,越容易参与商业性行为。相反,经常谈论性话题的朋友数量以及他们的影响力,对于已婚独自流动男性的商业性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效用,社会资本促进了已婚男性风险性行为的减少。在控制了社会资本因素后,收入对于商业性行为的影响得到增强,因而关系类社会资源相对少的已婚独自流动者,特别是高年龄群体,更容易因为收入增高而发生风险性行为。社会资本因素中,只有关系资源数量影响到了无保护性行为频率,SES对于无保护性行为并没有产生影响。

与配偶一起流动男性中,SES只对无保护性行为产生影响,社会资本对商业性行为产生影响。这部分群体由于与配偶一起流动,安全套使用率本来就很低,安全套使用往往也是出于避孕而非风险防范。另一方面,SES没有对商业性行为产生影响,但是社会资本起到了显著作用,青少年时代处于农村社会环境以及社会关系资源相对多的男性,他们商业性行为比例相对较高。

本研究提出了性别失衡背景下不同婚姻地位

和不同流动形式流动人口的性与生殖健康风险,SES和社会资本对于不同流动人口的风险性行为产生了多重影响。因此,政策部门需要从改善人群SES及社会资本入手,通过干预设施和宣传倡导,准确认识流动人口SES提高、社会资本变化与个人风险之间的关系,预防该群体由于外在资源改善而带来的风险参与趋势。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些改进之处。由于调查内容敏感以及调查方式局限,本文的方便抽样过程虽然在调查地点的选取上尽量扩大覆盖面,但是依然存在样本代表性问题。另外,本文在分析中无法明确无保护性行为是否都发生在商业性行为中,因而无保护性行为的风险程度有待进一步探讨。

注:

- ①姜全保、果臻、李树茁《中国未来婚姻挤压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8期。
- ②张群林、伊莎贝尔·阿塔尼、杨雪燕《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行为调查和分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 ③Li X., B. Stanton, et al. HIV/STD Risk Behaviors and Perceptions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China, *AIDS Edu Prev* 2004, (6): 538-556.
- ④杨博、伊莎贝尔·阿塔尼、张群林《大龄未婚男性的风险性行为及影响因素》,《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 ⑤杨肖丽、景再方《不同迁移模式下农民工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差异研究——基于沈阳市农民工的实证调查》,《经济问题》2010年第8期。
- ⑥杜鹃、李一男、王澎湖、林伟《流动人口外出对其家庭的影响》,《人口学刊》2007年第1期。
- ⑦Singh-Manoux A., M. Marmot, N. Adler. Does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Predict Health and Change in Health Status Better than Objective Status? *Psychosom Med*, 2005, (6): 855-61.
- ⑧顾大男、曾毅《高龄老人个人社会经济特征与生活自理能力动态变化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1期。
- ⑨Molarius A., K. Berglund, C. Eriksson. Mental Health Symptoms in Relation to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Lifestyle Factors -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in Sweden, *BMC Public Health*, 2009, (9): 302.
- ⑩赵延东、王奋宇《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4期。
- ⑪蔡新会、蔡会明《农民工乡村社会资本的特点及其进城社会资本的缺失补救》,《农村经济》2008年第6期。
- ⑫De Castro A., G. Gee, D. Takeuchi. Examining Alternative



- Measures of Social Disadvantage Among Asian Americans: The Relevan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nd Financial Strain for Health, *Immigrant Minority Health*, 2010 ( 12 ): 659 - 671.
- ⑬曾宪新《社会经济地位对我国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人口与经济》2007年第5期。
- ⑭Pappa E., N. Kontodimopoulos, A. Papadopoulos, D. Niakas. Assessing the socio-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impact on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evidence from Greece, *Int J Public Health* 2009( 54 ): 241 - 249.
- ⑮Sun S. J. Chen, M. Johannesson. Population Health Status in China: EQ - 5D Results, by Age, Sex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from the National Health 15 Services Survey 2008, *Qual Life Res* 2011 ( 20 ): 309 - 320.
- ⑯Parish W., E. Laumann and S. Mojola. Sexual Behavior in China: Trends and Comparison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7( 33 ): 729 - 756.
- ⑰Crosby R., W. Yarber. Condom Use as a Dependent Variable: A Brief Commentary About Classification of Inconsistent Users, *AIDS and Behavior*, 2004 ( 1 ): 99 - 103.
- ⑱Coleman, J.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 94 ): 95 - 120.
- ⑲Lin N., K. Cook, R. Burt.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pp. 75 - 76.
- ⑳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 ㉑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5期。
- ㉒Gele A., I. Harslf. Types of Social Capital Resources and Self-rated Health among The Norwegian Adult Popu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quity in Health* 2010 ( 9 ): 8 - 17.
- ㉓刘祖云、刘敏《关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流动农民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述评》,《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6期。
- ㉔张顺、陈芳《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社会经济地位认同》,《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 ㉕Cramm J. A. Nieboer.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and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on Self-rated Health among Residents of An Economically and Health-deprived South African Town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quity in Health* 2011( 10 ): 51 - 57.
- ㉖Wilson J. Not So Special after All? Daniels and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J Med Ethics* 2009 ( 35 ): 3 - 6.
- ㉗潘绥铭、白威廉《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 ㉘㉙Attané, I. The Demographic Masculinization of China: Hoping for A Son. NED Population Studies.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3, pp. 68 - 70.

(责任编辑:秦川)

## Risky Sexual Behaviors among Male Migrants: Perspective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ocial Capital

Yang Bo & Li Shuzhuo & Isabelle Attane

**Abstract:**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and social capital are two main influence factors to the health issues of migrants. In the circumstance of gender imbalance and migration trend in China,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SES and social capital to risky sexual behaviors among male migrants in west China. The data used in this study come from a survey about sexual behavior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The SES differences among those who participated in risky sexual behaviors are discussed by data description. Ordinal regressions are implemented to analyses the causal connections among risky sexual behaviors, SES and social capitals. Both SES and social capital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risky sexual behaviors among forced male bachelors, whereas only social capital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unprotected sex among married migrants. The awareness of risky influence factors will encourage public institutes to improve the social management and public service to migrants in cities.

**Key words:** migrants; risky sexual behaviors; socioeconomic status; social capital